

# Combining Magic with Realism: Ben Okri's Writing of Africa

HAN Wenting

Shanghai Airlines Communication Co., Ltd., China

Received: July 12, 2022

Accepted: August 6,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HAN Wenting. (2022). Combining Magic with Realism: Ben Okri's Writing of Afric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13–020,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3](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3).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3>. p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Combining Magic and Realism: Ben Okri's Writing of Africa”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frica” (No. 19ZDA296),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The magic in the works of Ben Okri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Yoruba culture in Nigeria. With his keen observation, rich imagination and inexhaustible creativity, he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of African myths and legends, traces its origin to African culture, and presents an African picture with a combination of magic and realism. Based on Africa, Ben Okri portrays the real image of Africa from an objective and intuitive perspective. As the son of Africa, he tells a thought-provoking African story in an enlightening voice of Africa with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o as to realize his original intention of writing.

**Keywords:** Ben Okri; magic and realism; African imag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HAN Wenting holds an M. A. degree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Nigerian English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1570569327@qq.com.

## 魔幻與現實的交織：本·奧克瑞的非洲書寫

韓文婷

上海航空傳播有限公司

**摘要：**奧克瑞作品所呈現出的魔幻色彩與尼日利亞約魯巴文化的影響密切相關。他憑藉敏銳的觀察力、豐富的

想像力和不竭的創造力,取材於非洲神話傳說,溯源於非洲文化,呈現出一幅虛實交融的非洲畫卷;他立足於非洲本土,以客觀且直觀的視角,刻畫出真實的非洲形象;他以非洲之子的責任感放眼世界,發出振聾發聵的非洲之聲,講述發人深省的非洲故事,從而實現其寫作的初心。

**關鍵詞:** 本·奧克瑞;魔幻與現實;非洲形象

**基金專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非洲英語文學史」(專案編號:19ZDA296)的階段性成果。

## 引言

近幾年來,非英美國家英語文學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研究。其中,非洲英語文學特別是尼日利亞英語文學湧現出了眾多優秀的作家和深刻的作品。「尼日利亞英語文學的發展經歷了萌芽期、成型期、發展期和成熟期四個階段,分別產生了包含圖圖奧拉、索因卡、阿契貝、以及本·奧克瑞等在內的三代作家」<sup>①</sup>。作為尼日利亞第三代作家的代表,本·奧克瑞延續了尼日利亞先驅作家的寫作傳統。他在非洲口頭文學和民間傳說的耳濡目染下,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結合尼日利亞悠久的歷史、異域的文化、民族特色和日常生活,對傳統的非洲故事進行再創作,並借助英語這一文字載體,呈現出一個個亦真亦幻,亦實亦虛的非洲故事。在作品中,奧克瑞不僅向讀者展現了非洲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還以其標誌性的「鬼魅」風格,重塑非洲形象,發出非洲之聲,弘揚非洲精神,實現了非洲書寫。

### 一、植根非洲文化,講述非洲故事

本·奧克瑞(Ben Okri, 1959-)是一位以英語進行寫作的尼日利亞小說家和詩人,被認為是非洲最重要的後現代和後殖民作家之一。他是一位風格獨特的故事大師,不僅是非洲故事的講述者,同時也是非洲文化的傳承者。「非洲現代文學之父」<sup>②</sup>欽努阿·阿契貝(Chinua Achebe)曾指出「我們講的故事絕不能為外人所道,即使他富於才能和善意」<sup>③</sup>。他提倡非洲人要自己書寫非洲故事。在前輩作家的薰陶下,奧克瑞沿襲了以圖圖奧拉、索因卡、阿契貝等為代表的傳統尼日利亞寫作方式。同時,他又受到全球寫作環境下的非寫實敘事風格的影響,從而營造出一種虛實相交、亦真亦幻、詭異非常的畫面。

對於奧克瑞而言,故事是其寫作的核心。在他看來,我們靠故事生活,我們也生活在故事中,而故事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它是如何被講述的。在非洲,許多國家都有著悠久的講故事的歷史。「非洲有著一千多年的口頭文學歷史,包括諺語、格言、寓言、詩歌和各種敘事故事等多種形式」<sup>④</sup>。奧克瑞從小就在非洲神話故事的浸潤下成長,因此對古老的約魯巴民間傳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些故事流淌在他的血液裏,根植於他的精神中,構成了其獨特的世界觀。離開尼日利亞後,在孤獨和鄉愁的雙重作用下,古老的故事漸漸地以新面孔和新聲音交織於他的腦海,從而形成了奧克瑞的書寫軌跡。

歷史久遠的非洲傳說和神話故事影響了奧克瑞的創作風格,為其提供了靈感。「非洲神話是非洲文化藝術的土壤,它不但培育了非洲的傳統宗教和文化,而且蘊含著一種非洲民族精神」<sup>⑤</sup>。他在小說創作中借鑒了許多古老的非洲神話傳說。奧克瑞將非洲的民間宗教、民俗和口頭神話與原始傳統文化的巫術、儀式、文化遺存和符號結合。在非洲文化的影響下,加之其非凡的想像力,他筆下的故事始終籠罩在一種神奇的氛圍中。其作品中出現的幽靈世界、夢境與幻象等都具有濃厚的約魯巴文化色彩,因而呈現出帶有著尼日

利亞本土文化的魔幻色彩。

比如,在小說《饑餓的路》(*The Famished Road*, 1991)中出現了關於路之王的傳說。《饑餓的路》的題目和意象均來自索因卡的詩歌《黎明中的死亡》中「當路在饑餓地等待時,你千萬別出來行走」<sup>⑥</sup>。路之王向人們索要貢品,否則就將其吞食。當人們不再提供貢品時,他就開始吞食人類。於是人們決定毒死路之王。當毒性發作時,路之王就吃掉了他所看到的一切,甚至吃了自己的腿、手、肩膀、後背、脖子和腦袋,最後只剩下了胃。最後,他成了路的一部分,因為他飽受饑餓之苦,所以路上經常發生事故。這個神話傳說正是「饑餓的路」的由來。

儘管奧克瑞的作品總是被貼上「幻想」「幻覺」「魔幻現實主義」等標籤,但實際上,他並不是在創造魔幻現實主義,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它。奧克瑞的作品改變了讀者對於現實的傳統認識。他善於利用神話、民間傳說和寓言,將其交織成一張故事的網路,字裏行間中將現實的邊界推向到極限,從而產生一種神秘、神奇卻讓人覺得真實的感覺。對於現實,奧克瑞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他認為生活中沒有絕對的現實。「在我成長的傳統中,對現實有著多維度的解讀,其中包含著神話、傳說、祖先、靈魂與死亡」<sup>⑦</sup>。現實有其客觀、理性的一面,但是其延伸而出的多種維度,讓現實被賦予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比如,在奧克瑞的作品中,經常會出現鬼魂在現實世界和幽靈世界來回穿梭的畫面。「在許多黑人看來,死亡並不是一個人生命的終結,而是生命形式的轉換,並在轉換中獲得了超自然的力量」<sup>⑧</sup>。在非洲,死者的靈魂可以借助動植物等重返人間。與西方的宗教觀不同,非洲人是泛神論者,他們有著其獨特的圖騰崇拜、自然崇拜、部落神崇拜和祖先崇拜。非洲傳統的雕刻藝術為祖先、酋長和國王等死者的亡靈提供棲身之處,以此來獲得祖先的庇護。在宗教祭祀、葬禮以及慶典等活動中,非洲人需要佩戴不同的面具,因為「面具被看成是祖先靈魂的化身,可以再現死者的容貌」<sup>⑨</sup>。如此看來,在特定的文化環境影響下,奧克瑞所讀的關於尼日利亞祖先和幽靈的神話故事,改變了他對世界的認知,進而產生了對現實的不同界定。奧克瑞認為「想像力是我們所擁有的最高天賦之一」<sup>⑩</sup>,他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將神話故事與他描繪的社會現狀相結合,向世界呈現出一幅虛實交融、氣勢恢宏的非洲畫卷,恰恰體現了他對非洲烏托邦的真誠追求。

奧克瑞的小說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個精彩紛呈的故事,而非洲神話和傳說則是故事中的故事。這些故事都具有著不可小覷的力量,其中飽含著奧克瑞對壓迫性制度的反抗和更廣泛的社會意識。奧克瑞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以英語為載體,不知疲倦地向全世界講述著發生在非洲的生動故事,這些故事讓讀者能夠體會到非洲文化的悠久與燦爛,也對非洲人民的苦難經歷產生發自肺腑的深切同情。

## 二、超越鬼孩輪回,重塑非洲形象

由於早期非洲本土文學的孱弱和英語文學形成之晚等原因,很長時間以來西方世界都是通過白人作家的文學作品來瞭解非洲的概貌。吉蔔林、約瑟夫·康拉德、E. M. 福斯特、喬伊斯·卡裏以及格雷厄姆·格林等都先後對非洲形象做出過不實描述。主流的英語小說對非洲的描述「大部分是情節簡單的故事,有著善良的白人和邪惡的野蠻人」<sup>⑪</sup>。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在《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中曾對非洲形象進行了「非人化」描述。「就在這棵樹的旁邊,還盤起腿坐著兩把瘦棱棱的黑骨頭。其中一個把下巴撐在膝蓋上,視而不見地瞪著眼睛,一幅令人不忍看的可怕模樣;和他同在的另一個幽靈則是前額浮在膝蓋上,仿佛被一種極度的困倦所壓倒」<sup>⑫</sup>。早期話語權的缺失造成了長期以來外界對非洲形象的誤解和偏見。奧克瑞以非洲之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立足非洲本土,呈現非洲原貌,從

而顛覆了以往現代文明的西方世界眼中原始野蠻的非洲形象。

在他的系列小說《饑餓的路》《迷魂之歌》《無限的財富》中，奧克瑞將約魯巴民間傳說與尼日利亞的現實生活相融合，構成了反映殖民前後非洲真實面貌的百科全書式故事集。奧克瑞以其獨特的非洲美學，講述了主人公阿紮羅在現實空間、虛幻空間以及在雙重文化雜糅下的第三空間下，對非洲原始文明的回望與堅持，對非洲現實狀況的揭露與抨擊，以及對非洲未來發展的思考與探索，並結合多樣的人物和深刻的主題完成了發展中非洲形象的書寫。

小說的主人公阿紮羅(Azaro)是一個阿比庫(Abiku)。「阿比庫」是約魯巴神話中的專有名詞，尼日利亞詩人尼依·奧桑代爾(Niyi Osundare)將其定義為「註定要死亡」。「阿比庫」指那些不願投生到現實世界的幽靈。他們「討厭生存的殘酷、無法實現的渴望、被奉為主臬的人間不公、歧路交錯的愛、父母的無知、走向死亡的事實，還有生者面對宇宙間質樸的美好時那種驚人的麻木」<sup>⑬</sup>。阿紮羅是非洲古老文明和西方文化雙重浸潤下的結合體，象徵了脫離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新生的尼日利亞。幽靈通過投生，進入現實世界，然後經歷死亡，重返幽靈世界，因此形成了生命的循環往復。本土文化和殖民文化雜糅的尼日利亞發生著巨大而快速的變化，經歷著軍閥混戰、權力爭奪、暴亂腐敗、社會動盪，同樣陷入了不斷投生、不斷夭折的迴圈中。

在「阿比庫三部曲」中，殖民前的非洲具有原始的自然風光，在貧窮落後中的當地人民飽嘗饑餓之苦。然而，西方殖民的入侵並沒有讓非洲人民擺脫貧窮，反而造成了對自然的破壞與無休止的社會暴亂。隨著機器的出現，原始的非洲形象開始發生變化。機器破壞了非洲的原始森林，導致森林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現代化建築。鐵路和公路的出現，加快了尼日利亞的城市化進程。交通的發展促使大量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他們成了鐵路、公路和房屋建築的主要勞動力，曾經務農的非洲人成了殖民者逆來順受的雇傭工。面對西方殖民者的大刀闊斧，原始的非洲無疑是一個任人魚肉的弱者。殖民前，非洲人民與自然和諧共處，融為一體。殖民後，原始森林向現代化的開發做出妥協，原本是主人的非洲人也成為了殖民者剝削的對象。

此外，殖民入侵還體現在西方政治的影響。殖民地有著多樣複雜的管理制度，雖然英國在殖民時期具有統治支配權，然而一些非洲的上層人士也成為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獨立後非洲國家的權力分配成為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掌握實權意味著佔有資源、機會和利益」<sup>⑭</sup>。新殖民主義時期的尼日利亞仍然沿用了西方聯邦體制。獨立並沒有給人們帶來幸福與安定，西方殖民的殘跡仍然製造著災禍。政黨並沒有團結人民，為人民切身利益著想，反而給人民的生活帶來混亂。政治流氓威脅爸爸，媽媽遭到政黨的驅趕和暴打，房東成了富人黨的傀儡，女人們也談論著「各輪選舉、地痞流氓、暴力事件以及內地各個黨派的人馬在衝突中喪生之類的新聞」<sup>⑮</sup>。政客的搬運車、宣傳手冊、打手和保鏢充斥在人們的生活中。各路政黨來貧民區拉選票，欺騙百姓，許諾他們的孩子有飯吃，鼓吹富裕共用，發誓多造好路，實現通電和免費教育。偽善的富人黨發放變質奶粉的同時還帶著打手，以施善的名義進行施暴。凡此種種，都體現出了政治鬥爭給非洲人民生活帶來的消極影響。殖民主義時期，英國殖民者把其在殖民地的行為稱為「白人的責任」，以利他主義為自己的殖民統治作辯護。新殖民主義時期，政黨披著偽善的外衣爭奪權力、謀取利益。本土的統治者在西方政治的影響下，其形象也發生了變化。

與此同時，非洲還充斥著大量的暴亂。員警與貧民間的暴亂揭示了民族內部階級間的矛盾。富人黨與貧民間的暴亂揭示出偽善的政黨與民眾間的衝突。打手向攝影師打擊報復製造的暴亂反映出政黨以武力恐嚇民眾，威脅其保持沉默。除此之外，在集市、街道以及寇朵大嬸的酒館也經常出現暴亂。軍閥的私生子為爭奪權力而大打出手。殘疾乞丐們因偷食物而遭到毒打反映出富人的殘忍與無情以及看客的麻木與冷

漠。造成非洲社會上暴力與混亂的原因來自貧富差距懸殊、階級矛盾嚴重、政黨利慾薰心、社會動盪不定等因素。奧克瑞的真實之處就在於他毫無掩飾地揭示出非洲的病灶所在，以真實的非洲形象，引起世界範圍的關注。

奧克瑞用現實主義的手法為非洲形象正名，同時也揭露了殖民者在非洲土地上的罪惡行徑。殖民者踏上非洲土地，吸收非洲文明的精華，最後卻以怨報德。奧克瑞筆下觸目驚心的畫面，體現出西方殖民的殘忍與無情，從而加劇了非洲人民的悲劇性形象。

奧克瑞在「阿比庫三部曲」中，通過對非洲的傳統食物、祭祀活動以及具有顯著地方性的非洲風俗等日常生活的細節刻畫，從而打造出了豐富多元的非洲形象。他不僅呈現出了真實的非洲風貌速寫和貧窮的非洲生活特寫，並通過展現機器對生態造成的破壞、政治給生活帶來的混亂和白人對非洲人民生命的迫害，還原處於水深火熱中的非洲形象。他真實刻畫出了殖民前原始的非洲形象和具有西方殖民烙印的非洲形象，打破了長期以來西方意識形態中已經成為典型範式的非洲形象，並從黑人作家的視角刻畫出白人殖民者的真實形象，從而打破了英美文學長期壟斷的局面，改寫了白人作家筆下非洲大地是蠻荒之地，非洲人是野蠻人的偏見。同時，奧克瑞呈現出的被殖民荼毒後滿目瘡痍的非洲形象，揭露了殖民者利慾薰心、殘酷無情的惡劣行徑，痛訴了殖民主義偽善的面目，表達了對非洲人民悲劇人生的同情。

### 三、關注社會問題，發出非洲聲音

奧克瑞是一位將文學、文化和社會三者進行深刻結合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僅為讀者再現出非洲和尼日利亞浩瀚無垠的故事海洋，還揭露了深刻的社會現實，探索民族前途和命運，並對非洲和世界範圍存在的共性問題進行了深度探討。

從奧克瑞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生於尼日利亞、成長於英國的生活經歷對其產生的重要影響。奧克瑞於1959年出生在尼日利亞的中西部城市明納(Minna)，在他不到兩歲的時候舉家遷往倫敦。1968年時，他返回尼日利亞。在此期間，尼日利亞爆發了內戰，這場戰爭對奧克瑞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多次成為他文學創作的素材。在奧克瑞的早期作品中，他的長篇小說《內部景觀》(*The Landscapes Within*, 1981)就以1970年尼日利亞內戰結束之後的社會現狀作為其寫作的背景，呈現出戰後尼日利亞部族分裂、政治動盪的社會現實。而他的短篇小說集《聖地事件》(*Incidents at the Shrine*, 1986)則描寫了尼日利亞現實中的社會衝突和人性掙扎。

執筆多年，奧克瑞延續其書寫非洲的初心，將憤怒和柔情與他善用的「魔幻」風格融為一體，使他的新作不僅體現出其一如既往的非洲情懷和本土情思，也涉足一些當下世界範圍內能夠引起強烈共鳴的社會問題，反映了奧克瑞作為故事書寫者和社會發言人的使命感和責任心。

例如，在奧克瑞的最新作品《每片葉子都是哈利路亞》(*Every Leaf a Hallelujah*, 2022)中，不僅是他首次嘗試涉足兒童文學領域，也表達了他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關注。小說中，奧克瑞繼續運用其所擅長的寫作方式，以「魔法師」的身份，將一股神秘的力量注入到了一個交織奇跡、冒險和環境保護於一體的童話故事中。芒戈西(Mangoshi)和她的父母住在森林附近的一個村莊裏。當她的母親生病時，芒戈西需要尋找一種神奇的花朵來拯救她的母親，而這種花朵只生長在非洲森林的最深處，於是她開啟了一段尋找魔法之花的探險。途中，她需要勇氣、善良來戰勝她所遇到的危險。在此過程中，芒戈西遇到了會說話的樹，包括棕櫚樹、綠柄桑樹和猴麵包樹等典型的非洲樹木。這些樹木告訴她，森林的根連在一起才滋養了地球的生態。後來，芒



戈西得知一群人將要砍伐森林。森林一旦消失，拯救芒戈西母親所需的魔法之花也會死亡。從一定程度上講，在小說中拯救母親和拯救森林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在現實中，對自然生態的保護也與人類的生存發展息息相關。

在《每一片葉子都是哈利路亞》中，奧克瑞從他在尼日利亞拉各斯(Lagos)的成長經歷中汲取了經驗，那裏曾經有著大片的森林。多年來，他目睹了森林的消失，進而為一個不斷發展的城市騰出空間。無獨有偶，在《饑餓的路》中也有類似的描述。硬質木材是西非重要的自然資源，被砍伐的樹木為殖民者帶來巨大的經濟價值。「昔日曾經是萬木蔥蘢的地方，現在都變成了開闊而鬆軟的沙河灘。我聽見遠處傳來的挖土和引擎聲，還有修路者、森林清障員和工人們拼足力氣幹活的哼唷聲。每天一個新模樣。在曾經是成片森林的地方出現了一幢幢房屋。孩子們以前玩耍、躲藏的地方現在到處都是沙灘和地基」<sup>16</sup>。森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建築。「我們經過一棵被砍倒的樹，紅色的液體從砍剩的樹墩上流出，就像一個巨人慘遭殺害，鮮血流個不停」<sup>17</sup>樹木流出的紅色血液象徵了西方殖民者的電鋸對原始非洲生態的無情傷害。在奧克瑞的筆下，多次出現森林被破壞的場景不僅體現出他對殖民者殘酷入侵的痛訴，也表達出他對環境保護刻不容緩的高聲吶喊。

相較於《每片葉子都是哈利路亞》，他的另一部小說《自由藝術家》(*The Freedom Artist*, 2019)則具有更加直白的政治基調。在這部現代寓言中，奧克瑞表達出他對正義和自由的強烈渴望和深刻審視，以優美的筆觸詳細闡述了被剝奪歷史和真理對人類精神的影響，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聲音。

在一個喬治·奧威爾式的社會裏，神話被改寫，問題被禁止。一位名叫阿瑪蘭蒂斯(*Amalantis*)的年輕女子因提問而被捕。她的問題是：囚犯是誰？當阿瑪蘭蒂斯消失後，她的愛人卡納克(*Karnak*)不顧一切地尋找她。在此途中，他逐漸意識到要找到阿瑪蘭蒂斯，他必須首先理解她所提出的問題的含義。卡納克的搜尋將他帶入了一個充滿欺騙、壓迫和恐懼的可怕世界。他發現，尋找真相的並不止他一個人。

從柏拉圖到博埃修斯(*Boethius*)、喬叟、莎士比亞、卡爾德隆·德·拉·巴爾卡(*Calderón de la Barca*)，再到卡夫卡、加繆、博爾赫斯等，西方文學中都曾涉及到關於監獄或夢幻的運用。《自由藝術家》以多層寓言敘事的形式引用了這些故事，並切入到當前政治和文化困境的核心。<sup>18</sup>

在奧克瑞的最新短篇小說集《為活著的人祈禱》(*Prayer for the Living*, 2019)中，他超越了非洲的地域局限，表達了他對後現代社會中人類生存狀況的憂患意識。《為活著的人祈禱》中包含了二十四個故事，他採用現實主義和奧克瑞式「魔幻」主義相結合的敘述方法，故事涉及的地域範圍既發生在尼日利亞，又包括世界其他邊緣國家和地區，人物包括殺人犯、作家、偵探、夢中女人、鏡中男人、小女孩等。那些有趣、可怕、令人震驚的故事體現了奧克瑞對善與惡、真與假、生與死、虛與實等問題的關注與思考。

在小說《為活著的人祈禱》中，敘述者在戰爭的廢墟中尋找家人，他的痛苦與死者靈魂發出的令人難忘的歡樂歌曲形成鮮明的對比。曾經美麗、文明的家園被摧毀，經歷過戰爭之後成為了一片墓地，空氣中到處瀰漫著死亡的味道。在漫長的時間迴圈中，歷史在不斷重演，人們總是讓悲劇再次發生，卻不懂從痛苦中吸取教訓。戰爭裏充滿了貪婪、自私、陰暗、冷漠，侵略者被困在沒有憐憫之心、沒有愛的世界裏。因為從小目睹過尼日利亞內戰對人們造成的動盪不安和顛沛流離，奧克瑞的字裏行間中總會流露出對生命的敬畏、對和平的渴求和對戰爭的憎惡。

這部小說集中還涉及了三篇關於尼日利亞極端組織「博科聖地」(*Boko Haram*)的故事。第一篇中講述了男孩被選中作為人肉炸彈，但對於男孩而言，直到爆炸那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麼。第二篇中，只有六發子彈的士兵要與敵人打一場以生命做賭注的戰鬥。第三篇中，刻畫了男人鋸下戰俘的頭顱

來震懾敵人的細節，場面極度血腥殘忍。三篇故事都通過場景的呈現將讀者拖入到讓人不寒而慄的深淵中，戰爭和殺戮的殘酷躍然眼前，仿佛陷入一片揮之不去的陰霾中，久久無法走出。

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年來奧克瑞創造出一種獨特的寫作方式——俳句小說(Stoku)。俳句小說是用簡單的句子和簡短的章節來構成一個令人震驚的複雜寓言，具備如夢一般的場景、統一的主題、涉及天氣和氛圍的描寫，具有讓人靈光一閃的啟示性等四大要素。這部小說集中就包含了《古老的因果關係》(*Ancient Ties of Karma*)和《頂罩》(*Canopy*)兩篇俳句小說。精煉的語句結合明晰的敘事提升了閱讀體驗。故事戛然而止，而讀者卻沉靜其中，回味無窮。

詩歌是生活的藝術反映。作為詩人，奧克瑞還擅長通過詩歌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思考。他的第一本詩集《非洲挽歌》(*An African Elegy*, 1992)是一部敦促非洲人民克服國內混亂力量的詩集。2012年出版的《野性》(*Wild*, 2012)，奧克瑞以其詩意的語言之美而備受讚譽。在這些凝練的詩歌中，他捕捉到了我們生命的深度和寬度，重塑了人類的處境。

他最新的詩集《我腦海中的火：為黎明而作的詩》(*A Fire in My Head: Poems for the Dawn*, 2021)涵蓋了很多時下的熱門話題，如難民危機、黑人事件和新冠病毒等。這本書彙集了奧克瑞的許多備受讚譽且充滿政治色彩的詩歌，因而這本集成為一本獨特而有力的詩集。2017年6月14日，在英國倫敦一棟名為格倫費爾的大廈(*Grenfell Tower*)發生火災，導致重大傷亡。大火發生之後，奧克瑞就寫出了《格倫費爾大廈，2017年6月》(*Grenfell Tower, June 2017*)一詩並在《金融時報》上刊登。《聖母院正在告訴我們一些事情》(*Notre-Dame is Telling us Something*)則寫於巴黎聖母院幾近被毀後。在《剃光頭詩》(*Shaved Head Poem*)中，奧克瑞描寫了我們這個時代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機所帶來的困惑和焦慮。《呼吸光明》(*Breathing the Light*)是奧克瑞對2020年夏天一名黑人死於白人警員膝蓋下事件的回應。奧克瑞的文字仿佛是一團火焰，不僅是胸中燃起的憤怒之火，也是點亮希望的光明之火。

## 結語

在奧克瑞的詩歌、小說、散文和其他短篇作品中，奧克瑞的寫作智慧凝聚了不息的生命之流和神秘的古老故事，進而形成了他兼具魔幻性與現實性的寫作風格和個人特色。他從豐富的非洲民間神話和命運多舛的非洲大地汲取創作素材，體現了其寫作的深度和創造的張力。在他的筆下，歷經戰爭、暴力和饑餓的非洲大地，有著其難以癒合的傷口。種族焦慮、殖民慘史、生存危機等觸目驚心的往日傷痕，觸動了奧克瑞的寫作動機。他的作品已經超越了其本身的藝術性和文學性，字裏行間中都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深刻、悲憫和渴望。正如他在《迷魂之歌》中所寄託的願景「美好事物應該被賦予人之性靈，愛終究會彰顯人性的光輝」<sup>①</sup>。作為非洲之子的奧克瑞，他要通過書寫非洲故事、重塑非洲形象、發出非洲之聲，來燃起熾熱的星星之火，為身處水深火熱的人們照亮一條充滿愛與和平的希望之路。

## 注釋

①②④ 朱振武、韓文婷：《文學路的探索與非洲夢的構建——尼日利亞英語文學源流考論》，《外語教學》2017年第4期，頁97-102。

③ Achebe, Chinua. (1975). *Morning Yet on Creation Day*, London: Heinemann, p. 70.

⑤ 李永彩：《非洲神話：透視與思考》，《民俗研究》1994年第4期，頁85。



- ⑥ 沃雷·索因卡(著)邵殿生等(譯):《獅子與寶石》,桂林:灕江出版社1990年版,頁416。
- ⑦ Sethi, Anita. (2011). Ben Okri: Novelist as Dream Weaver. *The National*.
- ⑧⑨ 艾周昌、沐濤:《走進黑非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頁147+155。
- ⑩ Okri, Ben. (1996). *Birds of Heaven*, London: *Phoenix*, p. 42.
- ⑪ Patrick, H. Samway. (1991). An Interview with Chinua Achebe. *America*, p. 684.
- ⑫ 約瑟夫·康拉德(著)薛詩綺等(譯):《黑暗的心》,廣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頁20。
- ⑬⑭⑮⑯ 本·奧克瑞(著)王維東(譯):《饑餓的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頁3-106。
- ⑰ 李安山:《試析非洲地方民族主義的演變》,《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5期,頁45。
- ⑱ SHENG Hao. (2022). A corpus-based study on China's images in African English medi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33.
- ⑲ NI Hangying & LI Jun. (2022). A case of mini-study writing instruction for African EF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1), 132-139.
- ⑳ 本·奧克瑞(著)常文祺(譯):《迷魂之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頁1。

(Editors: Joe ZHANG & Bonnie WANG)